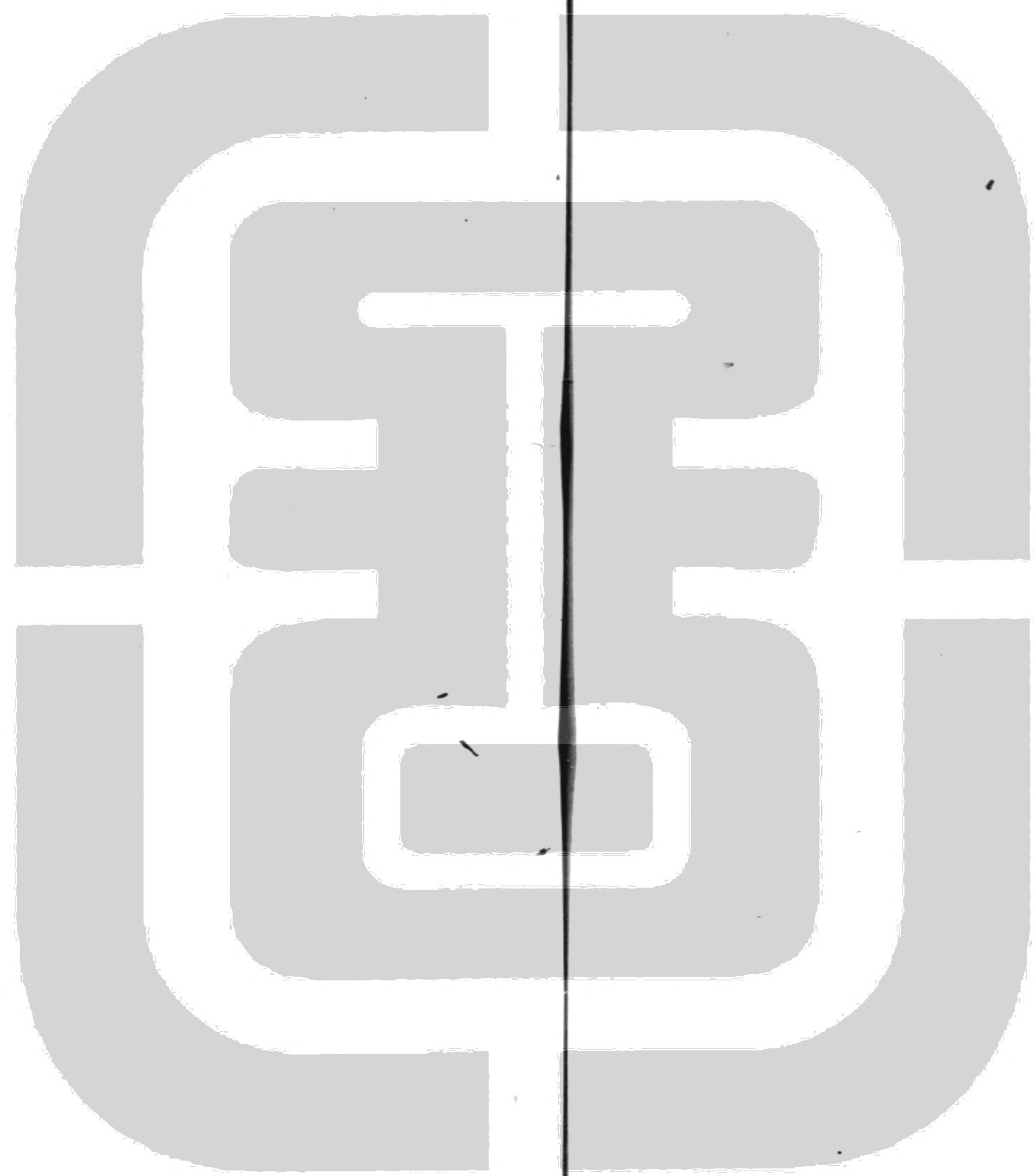


卷之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
司馬公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
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况能
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
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
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
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

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况此編居士之心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世為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峯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江峯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伾文之黨元才子始為御史號稱勁挺晚節顧由敕使以進青蠅集成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

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為二子之所為乎予觀江郎三峰上挿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為之奪氣意其所鍾必異如君殆庶幾者耶惜其沉淪選調所蘊卒不少施為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顧有取於楊雄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千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
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
形勢畫戰守策其言鑿之可用顧當世亡知我
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
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
道家者流所謂齋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畧也
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
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
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
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累年然後闢

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為之
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
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
者從事於此得無為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
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
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
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圭拱璧天下之
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為之韞匱焉繅殼焉
然後其寶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殼也
韞殼敗而其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

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為養其
生者非獨以啻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克
其實理之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
居之法甚備蓋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
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
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
術之異於是為不同爾吾儒者不顯為師說是
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
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
年程子不廢道引吐內上蔡取焉子以為如何

問者憮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
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塋淑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
墓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
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為請竊伏惟念嘉
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其備數館職始獲從
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
君師菁功之戚下泊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
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

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
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懷然一日見謂曰希
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
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
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
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後後
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
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
文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
何所據以為進學之池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

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
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
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
銘於體為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
可也如某者或使之叙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
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然則願復于叔
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銘者正
夫所慕正大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
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
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
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
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
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
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
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
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
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
討論區畫若指諸掌之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
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
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
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
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
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
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
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
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絜齋先生訓語

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 慶曆 元祐間人

也某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 嘉定同朝始
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為
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謂其闕疏惟先生見
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為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
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訖戚始出
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
曰表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
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
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
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
警焉其後聞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
君正夫所錄訓語盖有一二為某發者然自招
提之別暨于先生沒盖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
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
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為之愴然歎九
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之父老事
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盖暫立
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傳氏三君子或仕幾

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為竄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為竄著作正字二劉同為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味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為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 紹興末迄 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

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九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 淳熙之盛其功及於 紹熙 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 阜陵規摹真可為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為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敵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

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其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
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
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為陰侵陽之應其上
封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
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
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
賈禍當如何耶而我 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
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 乾道 淳熙

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頰笑言福威者
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為先若相國
陳正獻公參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
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佞
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為姦慝雖 阜陵笑
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
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議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
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

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
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
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
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
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
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
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
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
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
可以為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
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
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
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 孝宗天挺聖
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
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
生二帖其一為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

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
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文軒林
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
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
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
暢音葩異植紛專天壤間此其所以為 淳熙
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為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異
何耶蓋仁者道體之全精粗本末大畧完粹矣

有罇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
孳孳斃而后已者以是焉耳克己勝私猛厲奮
發人固無與於我切瑳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
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
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
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諛成風平時號
深交密游聞過鮮相規警言不惟無以成人之仁
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脩可為永慨

夏宗禹悟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

者謂參同之後終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
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
示余所為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
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叩以
盡其妙然聞君之為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
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
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為海山汗漫遊其
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
孝不竢脩鍊而得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
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非可倖而
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
勉為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
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橋中邀商山無不可者君
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潛樓賜叔已為之序
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
外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劉健之德其情
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褫氣以之
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

晦庵朱先生為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
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
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
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
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
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
蓋鄒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
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與免禍敗焉爾獨一董

仲舒稱為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
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
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勤拳懇惻百世之蒼
龜也方 寧宗初衆賢盈廷而文恭踰稱巨擘
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之言視子程子庶幾亡愧
倘天假之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
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旤哉拊卷慨然為
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

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
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
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
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
矣其願與吾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
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
氏袁洙泗言仁為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

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
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
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
其體認於已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
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為人則一也宜
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為之標畧用意美
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
故為題其末云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

其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 御宸翰書棟華堂
三大字以賜 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
家秋賦其即縣以輸某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
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繫于末某
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俟教而能也然自昔明
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
而為偽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脩道之教
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以三
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 聖朝雖循唐舊
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空闕下里之氓有以

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異之自

國初迄今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風
化之原莫尚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植之風聲
其斯之謂歟恭惟 聖明初政它未遑及獨推
本 先皇遺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
憫其賦輸之屨優而假之俾無車牛任輦之役
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
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
異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為亡愧而兄
弟既翕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

則周君其何以答 上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
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
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
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 兩
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為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
西都為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
迨我 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
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

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
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
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
異為用舍 淳熙初入見 天子以寬大開廣
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
意故能為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
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成忠厚無一
人為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
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寔為弟昆雖顯晦
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

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特也丞
相既世秉鈞衡將漕亦荐持使者節以文學政
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
則可至於百世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漕尤董
然慈仁所至以拯民卹物為事其培之者又如
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
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
薄亦不肖為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
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穎齋記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
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
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
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陟遐
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
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億度而已安
能實有進於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
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斂藏
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
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
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
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
也二者猶冰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
無易而吾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子知易
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
之子亦嘗試聽之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
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反者
為泰為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

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
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
昭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
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
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
為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患其死欲其
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
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
保精而畜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
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為表裏可

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
為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
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
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
同歸錄之後云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
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
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
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

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
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
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
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
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
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
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
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
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
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

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留情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為學佛之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為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

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為善者也然則當柰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

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為錄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為天蓋可以號而懇可以籲而聞可以嘑而答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是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嘖呻歎惜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待見尋聲

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為眇芒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在之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一之在天果何神耶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

臯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為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為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劔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漫淫將及縣境時既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

洽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
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
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實慶三年
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
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者為悚然興敬
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為號用章厥靈制曰
可是年某月勅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
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
秀益誌其事臣德秀竊惟昔者帝王受命顛穹
為神人主既設為公侯卿大夫事臣羣吏之位

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
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為民
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
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
為勸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
功於人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
於神者即所以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
聖朝之所以必循不廢歟 皇帝陛下嗣大歷
服以來 詔書數下申勅郡國具境內靈祠之
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

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從方
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
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
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
雷雨必執蕪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
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以
善誘人暴傲化服雖盜賊亦為革心其沒也旱
澇扎瘥有請輒應如響斯答當 乾道戊子歲
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凜凜臣植祗栗厥心
惟師焉依精誠婁嬋休應遙格四封之內迄為
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庇吾土實
濟登茲其視 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
本末以繫于下方俾闔境旄倪欽戴 聖天子
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斁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為黃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
古僊人神農時為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
事而從之遊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
傳三皇五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

帝時作耶至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傲於世則雖非真出於古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悽險讎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為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為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為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為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揚君蘇父樂於為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實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

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耻於不與而九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邪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侂冑以區區鴟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歎侂冑之愚欲以一手揜天下之目也建安真其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為人慈

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媿前脩而於翰墨尤
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
書問無一字作行狎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
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
君健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
不可作矣學者印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
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歿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鷺山柳水之
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邪以其觀之皇皇后帝

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群材以蒞
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
哉儀曹之為守也有功于柳歿亦祀于柳蓋帝
嘉其功而胙以茲土非私之也靈澤廣惠夫人
生以誠事親歿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
今建甌信衢間鄉火殆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
有像焉浮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
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
因之廣其所蒞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
歟然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

爾以仙龔君粟既誌其事其復推衍其說如此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非俞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求末亡替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喜年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不憚翰墨之塵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疇克逮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一經不能遍覽况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况群書乎然為彼者不妨坐竊寵榮而君連寒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連寒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粟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為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斯亦竒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子嘗觀諸隴畝之間乎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

粟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鍼如也積培壅之
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
偃此豈朝夕力邪為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
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
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握苗以助長適為學
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陵王秘監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為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
又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
又再侍于大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群玉

間公時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
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
留茂潛及其在茂潛極言臧吏之害謂當舉行
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
眈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
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
二公俱盛年不當顛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
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
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
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鄧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於理其迨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日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叟真某贈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奠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花菴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為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冊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藹然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

揜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謗傳公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太厚者。公曰：異時使寵婢乳媪可開廼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郎聽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

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羲熙以後不著羊豕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

者弗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舜倫外名
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黃君瀛南擬作陶詩優
繇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疊疊迫真者予嘗病
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
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南其有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粵山之
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
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子會于堂上者
九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

翼日予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
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為
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倦蓋君蚤從朱
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連伯仲
自相師友切磨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
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
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昔晦庵
先生嘗講于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
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
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

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兗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

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傷之志讀者猶為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切切惻惻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况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原謙二弟詩皆睠焉有前脩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矣三復此編為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畱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陞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工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

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為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眊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永何夫人之傳凡為婦者皆當寫此一通寘之坐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

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
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
不少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
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
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
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
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
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

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

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
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
之天者邪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陳
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
法以讀五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
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于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旣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旣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眡以為法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

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媿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感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為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為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為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鯁鯁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偽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鬱僥幸一得而已他奚邱

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
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
為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
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莆陽黃君汝宜對策大
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
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
之危亦可畏也昔為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為燕
私虞樂而為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
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
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
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
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
友不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
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
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
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
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自也一善不存
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尚焉得為

孝乎然曾子於此必德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后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以為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九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于戈以衛宗國斑斑見傳記間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

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困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為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勳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矯節莫知呂紘微胡衡麓與橫浦澹菴數君子困齋皆後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為人可識矣公既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後孫友民文采其蔚氣既弗群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

易至哉有問學以浚其源有獲行以充其實然
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勉旃

跋龍巖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畧盡忠父
復令予著語予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
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
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
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
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
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

即胡公之言求之

暖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士非
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十
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
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為文有深指
皆予所素之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一未嘗之
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
篇粵腹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破世
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

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廼不之知然則士之沈
淪蓬華不為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
遊江湘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
仰道官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顛
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
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
有子二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
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

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
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
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
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為義
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
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又之
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
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
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
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九毀彝倫基

禍亂者皆人心之為也故經於賈仲子納部鼎
皆据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
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
為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
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祈之
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
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
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
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 阜陵之知自庶僚
峻躋瀆從其制詞畧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
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
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
誠亮直既為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
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
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為世所
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
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 朝退居梅巖十有餘

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凜然
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為狂
為訐為干名為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
三歎 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
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
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
稱遺墨盡蟲褚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
寶此何哉且揚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固釋子
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
不間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為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顯宗伊洛而得
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
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瑣
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
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
其為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

君親之義而悃欵於骨肉之情者也群居族處
和不流峻不激舉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
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
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
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
為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熊
寇燔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
起鄰壤蹂松溪趾政和盡驅其徒以來票疾如

風雨公募民為彊弩手射卻之執系其渠五六人
遂大犇北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
公初寓治勝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
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
餘載筆墨如新某嘗語鄉之士友盍祠公于安
國衆以為宜主僧亦訢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
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既偉然為一
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曲盡
其當嗚呼此其所以為簡穆興起敬之餘因筆
于編末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義折偽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貶無秋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其舊得之建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郎淮來丞南浦見之愀然請刻石真聽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自昔聖賢所為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謫死而英風毅氣今猶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辭章翰墨為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時書也筆勢道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龍騰虎踔不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書而篆之每歎息以為袁州學記號稱

三絕然非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
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偽學
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厥事廟堂未之許
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天子始誅權
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
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
變所守高臥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
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
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尉永豐未上
而歿士類惜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庚能
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為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漳其後龍圖
詹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真卷
末春秋不附傳先生既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
舊至音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
子作經之心也當是時群邪崢嶸設為黨禁網
天下士凡先生片文隻字所在毀擲刻弃惟恐
後而詹公於此迺始刊先生所定經文于學不
少顧避其尊聞行知不為禍福所移奪如此豈

易得哉陳君少仙總龜字朝瑞先生之門人而
詹公之所友也家藏先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
其一君之子庚携以相示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
括脩己接物亡間細鉅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
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
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
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家人彖辭
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
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
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
菴之義利卒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
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菴殆其近之
雖微講義知君之為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
為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

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
焉其本不出於脩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
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
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
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
之格言大訓必常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
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
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

其懋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為寄以形骸為逆旅可謂達矣
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
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
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
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
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

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効公然在 朝時未
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
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
哉宜其為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
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群品篇親書示鄧邠
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
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
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

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
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
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
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
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為
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頌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 阜陵片
言寤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鼐獨
幹斗樞明暮譽駿烈為一時名輔弼之最 嘉定

更化初諸老聚在闕邊多能道公秉政時事某
後假守洪潭又皆公故填拊地流風遺績猶有
存者心誠鄉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
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通判汀州扞以軒山集
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王言體表章詩什寫出曾
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為人英邁卓
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徃徃似之彼世之瑀章
刻句自以為工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
尤在奏議顧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
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
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攢于
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
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俟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歿坳出漕江左趙侯彥覃為主
管帳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
侯悉心欣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
甚予屬侯先往視凡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
廩賑給而已憶初至見侯迎勞曰昔吾見子之
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為人是歲朝

家捐錢粟以惠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
奉行惟謹而以悞屬宣力者侯為最多訖事民
得無殍死溝壑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歲入官
于朝出守廬陵郡未幾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
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
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告曰昔者江東掾
荒之事其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具在誠不自意
復得推行於此始知前日之纂錄不為無益既
鋟諸木其盍為我序之予惟趙侯昔者盡心荒
政非有所為而為之也然去悞府財十四五年
遂為使者任荒政之責豈非心乎愛人者固天
意所屬而為善之報亦昭昭其明乎有位之士
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為姑叙其畧題于
卷之末

題全氏步雲齋

金鷄一峯為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寔踞
其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為道宮忠甫今
剏小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
群山回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
有之鄉則為之歎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

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
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察然畢睹然自學者
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
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
甫之子弟群從多好學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
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
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
不能與道為一則於進脩之益弘矣若徒以拾
取科級為齋雲深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
名區利藪中與汨汨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

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邪
既以復全氏文以自警云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興貧人共年穀定有明
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
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
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
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
量必寬價必平於是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
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各不一挂鄉大夫之籍其

子錫敏晤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
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
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
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界子之意也紹定二
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
攻剽燔燹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
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邱墅
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間世傳
以為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鄰里
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為之也及久而
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兇強不道如盜賊亦知
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
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
東又邀致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
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
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又
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俾知希慕
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
為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論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傅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為公平抑願為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然則聽獄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詔命當是時寵恩厚澤滲漑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為尤盛然其發揮理
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
文治蠲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
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為文而
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
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
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為盛爾忠肅彭公以濂
洛為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
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史君鉉以鏤本寄余
敬題其末

跋孔後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
學者知所以為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
四十餘章章為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
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
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繹之
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
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
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
此而後為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
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閩侍郎十有
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
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
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
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脩用心
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已丑春嘗為自箴曰學未若臨印之濠量未
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
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
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
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臥不出浮言易洵之
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
詠之娛回眦某昔負臯時掩關憊臥惴惴焉不
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
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為德友故其游
從密賡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為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為仁後曰為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為仁者成己之極而為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為儒者極執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予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為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為粗淺不知理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畧

三畧先秦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

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
諄而斂藏退守不為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
子房號稱善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
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爾以此推之
則今傳於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吁江張平仲
少嗜此書為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
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况兵重事而可
以不知乎仲於是乎有志矣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醜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

牧教至今為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
至吁歎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纒
華纖巧極其瑣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
為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
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
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
夏大分必關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
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辱國書
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
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

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為候官尹余時在連帥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媿媿數百千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其子晞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盡卷其為行軍

作者多開禧用兵時事予親見君所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候官幾時不復起而余聞昔無比閱一世後乃更來思舊遊如夢中事死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逸黃君少為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為故北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為福建招捕使君以賔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逸弗願也顧弗忍墜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部銓樞密府聞其才召使稟議此功

名鼎至之秋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為
唐家三帝出建大勲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
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懸鸞跨鶴食沆瀣餌朝
霞不過自私其身爾况大忠大孝不俟脩鍊而
得神仙此真誥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
必忠臣孝子為之清逸勉乎哉抒赤誠以報國
其斯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斯謂孝勲業就矣
浩然來歸吾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
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入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
者勸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耻非有過人之德
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
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
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為
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為此
亦以盡吾天公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
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
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

前二日建安真其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黃君僻地闔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顯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上皇子書

辛巳

八月吉日持服真其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皇子國公其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爲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于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于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髻齒童孺之無知莫不

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
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叡之賢恭敬溫文之
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
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案精神心術之
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
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
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者固如此也方
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蘄乎人之知哉及
儲位一虛大計未定以帝胃集于闕下者無

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
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議竊
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
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覬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旣
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
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
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甚重
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
益充於前然後足以饜天人心塞中外之望
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

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
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叡之賢恭敬溫文之
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
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案精神心術之
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
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
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者固如此也方
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蘄乎人之知哉及
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于闕下者無

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
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議竊
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
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覬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旣
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
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
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其重
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
益充於前然後足以饜天人心塞中外之望
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

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爲道可以
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
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
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
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
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
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概
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
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
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敕於大廷廣衆

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
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
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
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
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旣以
是得之於先其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
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
私不參其間好學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

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
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
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
於其始抑且弗渝於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
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
也天人之心愈乎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
以爲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
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
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
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

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况觀古昔
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
爲闇爲懦爲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
一也廼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
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
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
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
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
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媿孝宗今茲國本之
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

德可謂達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
微言法聖上執中之全德以剛明果斷爲本以
含洪寬大爲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
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剝之形弗露此尤羣情
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
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
以職言它可知矣故總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
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
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
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

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
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
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
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
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
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爲卦初則曰勿用二
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
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躁矣處二而勿
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
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

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
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國公
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實恭祇畏宜
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
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
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
者以爲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
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
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
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
知其僭焉于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
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閣下
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
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
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郎
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
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常有望輕責重之懼皇子
英姿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

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
逢榮自喜然黽勉效職有日于茲而未能仰裨
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
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
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托猶思無負况帝子乎
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
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
其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
忍猶默以詒曠疎之咎蓋嘗熟思以為切於皇
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

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為世
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
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
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
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
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
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儀尚多闕踈晨昏至情
未必孚洽一月之內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內
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

子曰爲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子以事父
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
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
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
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
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
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
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
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
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徇禮假故無節鄰

於養安鴛外之事此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此崇
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爲皇子進修之益也子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
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
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
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
之生也師傳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
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
愚不知朝夕趨走于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

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為賢何者為邪則賢否所宜辨其賢當親其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郎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提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往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晏內侍言

恐饑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于時上疏猶謂皇子雖姿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則雖有碩儒為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蓋嘗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照邪正繹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嬖之感息仙書荒忽之蔽毋

牽私好母徇物情母以何意而親母以逆耳而
踈公是公非母疑母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
亦古世子而已矣其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
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
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克必容納
讜論必祇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
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
賢事業夫豈其難類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

善之間也問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
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
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
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
儒以三年天道為小成朱邱肇開亦既三年此
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
為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為何若退自
觀省熟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其區區朴忠非
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
子矜其朴忠寘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修可

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愜中外而其庶幾乎遜尸位之責一或以朴為迂以忠為訐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簡

上皇子書

某昨者熏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寫區區朴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在勸誦恐負君相降委為之陽然踴躍無措切謂

實為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為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凡人猶所不為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為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邸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

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今日
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慝為出於定見
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為無定力人常患於
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為疑似之間質之講官
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
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
寔意皇子決不為是也今車輿修至旁觀側目
美玉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邸納茲左道異端
之流果何為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
茲恐誣謾之說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
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率意為之則清議
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平旦真粹清明
之氣駟奔電掣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
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
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
噬臍何益此其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
冀皇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
決矣伏楮不勝惓惓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書

上相府書

其竊惟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群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母圖回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罔知厥由驚憂疑惑徃徃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於是薦紳士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爲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悅矣然而

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不爲大丞
相陳之蓋舍元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秦隋
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
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
嘗舍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
器而立明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
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
因心之愛而極其友悌也顯宗之於東海王彊
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亡間也明皇之於宋
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讒間無自而入也

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蓋
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之治
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若秦隋之暴其於
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臯遇之又 nicht 以其恩輕
信讒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
亡之患亦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
誣也今聖上之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
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
焉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踐
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爲樂此亦天人之

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
以爲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它亦惟於友愛天
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第之錫寵數
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
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
路狂悖之徒敢爲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
自投於水以避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
社之靈旋踵底定中外帖然親王亦幸以自免
其之區區以謂此正讒間易入之時而親王危
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愛朝廷顧惜事

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聞淺見之人有託納
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不致
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戕賊骨
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
爲寇讎不殄絕之不已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
夷滅是自絕於人道也夫旣自絕於人道矣而
欲天心不震怒於上人心不攜離於下其可得
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饗國未幾宗廟爲
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薰爲嘉祥上
下相安福祚綿永其孰爲得失哉自漢文帝時

淮南王遷蜀盜進諫以為有不幸遇霧露
死是陛下以天下大弟能容有殺弟名奈何
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盜猶力爭如此
况今之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辜其可
不思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
非大有以撫存之則觀聽之下窺伺易萌左右
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休
迫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感有如盜所慮者朝
廷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
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
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建白必使吾君
友悌之德上濟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
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
之心又為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
娛日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義理之言使欣然有
以自得曉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亡所
憂如此則親王安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
上下亦莫不安者矣其以一介迂踈蒙恩收召
入備從列日夜惟思所以尊朝廷而弭禍亂者
莫切於此方竢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雲川之變

寤寐不遑敢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衷
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
幸

上丞相書

戊寅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
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為
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
際方是時宇內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
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
之臣相與佞史以求嬖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

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
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
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
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瑰竒靡麗之獻
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
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
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
墻辱顧遇不為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
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
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

旬月以迄于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
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
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
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
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
之愛其君果孰為至耶其嘗竊謂不獨人臣之
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
然其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
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
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庶幾

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
聽今天下之事衆矣其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
為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
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
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及復諸葛武侯行事
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為
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
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
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
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

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
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
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
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矣亦皆捐軀効命
而弗辭不惟噐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
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
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朝犯至于
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
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
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

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
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
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
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
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
何祇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
賓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
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
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
之下不斲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狼狽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為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托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淮集衆人之智以為智合衆人之慮以為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讚已者為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為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為國而不為已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既安則已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知其愛已也悅人之讚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為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為不可及歟共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

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昂鉉迄今十有一年魚
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
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季臣已以受言而
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
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為尚有當勉者乎 某之不
材視曲江公無能為後然自少小即慕其為人
歲在作噩倚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
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
先奉觴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求命之書進
徹宸衷聖上亮其忠不以為臯至聞力行好事

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
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覽而獨誦
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即昔者
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其之言考侯之
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
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
乃所以為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
語矣 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鑿木於州治之
思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為之
跋謹摹本以獻于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

志之所存于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釵既而控免弗俞但嘗奏記以謝此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儷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間有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社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時病頗為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懇於上既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錄明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言甫父子實為之也若先太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間一惟公論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肯之議論不

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間此所以屹然爲四朝
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勲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
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
而廷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
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間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汶
拭收用至有身沒而復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
不偉哉寶慶以來朝著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
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六丞相諭臨安尹使
贖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忘矜憐憫卹之
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加寬謫迄不

之許迨茲慶霽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濬條自昔
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
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某等之或絀或貶豈鈞
造本心哉某躬被苞涵茹納之施雖已啓謝駢
儼攸拘不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
侍坐時嘗辱賜教以爲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
詈者然後可作宰相至哉言乎此二門相業世
濟厥美所以爲不可及也伏惟大丞相堅忍持
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不被容覆者則
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矣僭帥陳

愚罪當萬坐仰丐鈞察

上丞相書

論用人
聽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揆駑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埃駕之心則已飛馳於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護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消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遽前而間嘗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顛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

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為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為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內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為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昨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

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爲謬矣夫以大丞
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
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
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儉邪將有所不
便而言路四闢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
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
所當豫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
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讖者以
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
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

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疆直自許者亦或不無
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
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若承順
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况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
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明之迹昔者讒害忠
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
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
是非不辯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偽正人之朋
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偽不分而槩
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

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其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珠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顯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

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驥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火丞相之用心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棟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

生羣下相率以苟容其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為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疆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為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修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况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是自毀

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目耳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爾豈為國家計為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閭陬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覩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倣擾疇咨魁彥進長樞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蓋自遊寇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

政少弛將庸卒情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
堂大臣位望兼重者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
有轉弱爲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
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有爲明公
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
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帥聞
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
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肯行下制司或不
豫聞選辟僚屬最爲重事要余諸人主張薦送
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浹誰與協謀至於區

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
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
宜有不可勝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
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
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申
公忘仇協濟用能卒服夏羗張忠獻以相印督
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
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爲心明公庶乎克
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爲
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

之間有所建請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徃徃匿而不言或反私議切歎不敢盡言於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為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為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竒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

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黜臆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涂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幙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况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為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為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闊不切事情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

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
故櫝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
本未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
爲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其往在朝行蓋屢言
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刊隨此申獻區區愛
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間閩
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
公爲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

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
之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
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
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爲月評所
推敬者爲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
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
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爲招延耆德
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
循衆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
力爲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

臨講席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為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妻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僮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伏以月評甚下魏南州名士之稱露奏忽騰辱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實為當世之觀瞻凡其汲引人物之間要必深為風俗之慮

呂正獻

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

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于以抑置浮之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喪舉孝廉而奪貴戚之命嗚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掃

舍人之門曾奔趨之莫耻其或稍嚴於出處退
然不急於知聞非以踈狂傲世而招尤則以詭
激近名而獲訾人材圯陋士氣摧頽伊欲挽回
流弊之源莫若深獎庶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
圭璧則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
伏念其自知甚審所挾大迂早歲科名似未忘
於祿仕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頽嘗安窮達
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
之功臣類奉君侯肯事嘯嚅之態縱舉世不知
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為榮猥露一字之褒奚
翅千金之重茲蓋恭遇某官孤忠自許直道不
回栢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橐論思之益如
炳丹青屬紆丈二組以為州遠奉尺一書而薦
士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
復見魏獻子唯善所在頽我何堪其敢不敬佩
殊知哲言堅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桃李
之私然盡節所以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
恩大人微秩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

藝相肇基聿興文治高皇載造重慶舊規皆當
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育材造
士姑崇藩飾之空文蓋扶世道導民中有維持之
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並興獨惟學校之官
不青簿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
植立綱常寔為風俗無窮之計故凡列屬尤重
掄材揆厥成規率東縉紳之清望取其卓行問
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其者自
知甚審所挾太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猶
識徃行前言之略而檢身律已未能亡媿於官

庭琢句雕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脩名之不
立初何榮望之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顧焉用
毛錐之子但期退屏侶江海之魚鰕敢意超升
儀園林之鴻鵠忽拜西垣之詔俾橫東序之經
况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第循故事預司翰
墨之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俯漸不類
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博收羣策
謂學俎豆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
藥石兼用膏梁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
整戎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塵

清列某敢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
誦夏弦之餘願殫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
外冀答殊私毫毫自陳倦倦罔究

除校書謝丞相啓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
據塵華選拜恩寵甚拊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
俊之儲冊府萃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
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庶潛省
嘿觀磨礪器質之美顧作人之有道殆與天而
同功故止我旣盛於一時而豐芑尚遺於數世

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長可
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材之意祇以
具文充職其間指爲借選至有身居儒館心別
驚於高華名在書 手弗親於讎校鄙習相仍
而弗悟清涂公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
不有魁奇之彦孰堪米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
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問學之方連
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
肥偶點班行坐糜廩稍瞽宗啓學亡補斯文博
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爲貧而漫仕未嘗枉道

以求伸胡然謚恩陟定清貫念昔脫身於場屋
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挿架之藏徒日
發童子下惟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歷西崑閱
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
傳之秘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
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貴之張本昔
楊雄之登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
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
耀方來此前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
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
忠自許觝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衆髦
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無收且令身
遠於鄙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
何其敢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
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縑磷尚克守初終之節
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禪聖學
之緝熙拜疏延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
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寢朝無

姦黨河北之盜易平蓋邊虞雖警不足憂而骨
鯁之人爲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興西夏之師
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
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疆
而四夷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
羲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
策陳天人爲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絃北直玉鑑
侔清冊府象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暮歲獨高
寒譔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燭朝廷而亡
遺慮屬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闈之遺已無漸
於長孺補衮職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
觀瞻增重方將紆長策以康國步矢良暮而沃
帝心扶公道之脉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墜
歛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徹
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除音有諍臣七人
端爲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倚新盛事之觀亦
蹈之私敷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慶元屢策大廷孰
若今日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

三俊之登鯁論獲伸鶴行相慶恭惟狀元簽判
大著正學傳心本洙泗之舊妙齡發聞有揚晏
之風造九重側席以思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
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不常要
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便發晁近之私易惑當預
防於未兆之先惓惓殫憂國之思鑿鑿盡造時
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之知
褒爲舉首夫旣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踵前輩之
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
科名岌舉旣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
萬世伊誰儼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涂
之素定名標青史要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
踈識非超卓群多士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
存取一人焉拔其尤裁擇端由於上意猥先在
駕辱况長牋第深蘄望之情莫旣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
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
絕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
屈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筋躬允蹈於規繩抗

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罄丹衷深陳主德
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
為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醇自得告君之體衆共
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
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
韓魏公擢在於一人碩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
而勲名之有爛獨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
俾前修之專美其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
取人蓋當守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
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賁長牋之記念
友直友諒既素存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
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
三傑維今獨步繫昔恥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
負抱瓌竒見聞殫洽曩談玉帳擅膺中百萬之
甲兵今對丹墀富筆下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
之急務有如素宦於清朝迺若大正朝綱廣開
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尤上聖之急聞峻擢鼎科
式符輿望矧鴈序同登於千佛而黿頭並出於

九仙夫既為儒者之至榮要必蹈古人之大節
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代之宗若陳忠肅之
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繇此選稱至于今願恢
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其濫陪較藝欽
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守留心之方切得名
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
賁長牋之貺第深榮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不貶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
古爭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

思孤節之無朋人羨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
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
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
以邀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
諛者未必獲福外台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
殃各自流於百世若昔可攷于今益明方孽臣
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顯於國柄罔知勝筭運
籌策於帷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
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祇緣富貴之
念深皇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為上極陳雖

懷魏證之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直繼守淮
陽越旣漏師漫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逆首事之
誅鯨殛羽山旋正朋姦之典九曩出矢言之爭
皆今蒙徽數之加睠一佞而一忠果孰得而孰
失載睹恩綸之布咸訴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
姿松筠爲世著蔡立朝二紀幾盡閱於嶮夷報
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衆方駒促公獨鳳鳴惟
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
謀之旣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
勸某竦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
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闕進班有命仍峻直於
駁廬以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衆見知之素伏念
某曩緣薄技獲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
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不休意雖本於納忠迹
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綰之亡它寵數
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
出則持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
由平海改填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

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于今尤
難吉水控峒有未馴之獷俗富池溢浦有當阨
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
狃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
它役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
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
治兵若曹王臯之在唐室繕城修備若李相綱
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杆防抑亦壯兩淮之
聲援退循駑怯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
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夷既憚於有人慮及四

方內地亦嚴於置帥孰云妙簡猥及迂儒某敢
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鸞佩玉敢窮歌舞之

娛運甃投樗益勵恭勤之節

侍從臺諫云以書生際遇之榮皆

衆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蔚以多流儀于法
從又當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曾靡渾於
貴權爲國愛人每務損其
疵疾致茲妙東猶及迂儒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
而增重作大邦之翰諭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
有孚顯若恭惟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
以今積水成淵而蛟龍生代著證暮之烈景星

應時而鳳凰出世高歌向之爲蚤迪簡於象賢
寢鸞翔於鴛序晉參戎監出守輔藩哦水晶宮
之詩氣欲春於茗雪調鬱孤臺之可聲半落於
崆峒後中秘以通班付上游而作屏嶺海初聞
於接薤省曹旋趣於握蘭方將收湖海汗漫之
遊觀朝廷宏達之彥屬茲闡寄久矣印列依山
阻海之間民生寔甚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
矧當補罅直漏之餘政藉息黥補劓之手豈特
稱關西之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
以率天下之儉某修門言別短景如馳受墨新
裁曷旣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渙綸將漕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簡宸旒
之騰皇華攬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
增寵恭惟某官識優致遠才茂剴煩傳西洛之
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嗣南軒之鴻派見聞後
接於難元粵題峴首之屏游割邊頭之竹風生

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搃羶裘而褫魄
馳金城而上方畧勛多戎索之恢坡銀臺而連
奏書績茂藩方之刻亟膺異渥趣駕輶車士知
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鸚鵡
未妨領畧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即塞翔於
軒陛其睽違辛度荏苒歲年繆膺外閫之雄實
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膏齒相
依更切全虞之望其爲傾企曷旣編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闈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陰

之愛方消辰而祗命亟拜手以蜚牋恭惟某官
鍾呂參龢球琳比粹洽聞殫見窮探千古之傳
傑筆瓌辭壘中兩科之選顧力推其所學而自
見於有行銅墨三年課登乎最弦歌千室民誦
于今不爲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愧登學
館高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培當國家閒暇之
時公獨以豫防爲意每賜清閒之對輒陳正大
之言竟辭郎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湘水
四牡駢駢雲霧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
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

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閩之方虛煩使
華之義領閩時甫爾報政藹然玉帳輔車雖並
隆於委寄赤墀文石其所貴者精忠會膺當宁
之思即有揚綸之召某自知甚審已試何裨方
願遶山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為稱職賴
有依仁公爾忘私敢自覬刺史故人之念新惟
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祈仰方深敷陳用
既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
莫重此邦得淳熙台輔之聞孫來莘吾土教條
未布民氣已蘇恭惟某官英英人品之奇奕奕
家聲之美自忠宣之忠行乎蠻貊實超前代之
張蘇而文惠之文瑞於朝廷復見先朝之坡穎
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駁聲實之都化盜
賊而為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
見於番禺之時雖暫離蠅棘之讒旋復畀菟符
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聲既
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
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其春陵

之歎袴襦春燠今幸聞蜀郡之謠願推一念惻
隱之仁散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峰峻峙與治績
以俱高槐位深巖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闈
尚冀望塵聞仁政而為滕國之氓豈非所願率
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于今依鄉良深敷陳
罔既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闈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
茲幸得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
伊洛緬懷先正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
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義之風顧後學之無庸
豈前規之能繼竭來上幙幸有聞孫發考亭雲
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麓湘西之遺跡更共
興懷

回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葭琯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藹萬
家之和氣若時賢括宜擁棋祥恭惟某官以慈
惠之心行寬平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
無重輪熙元日之晴三登可卜皆循良之所召
信褒表之有期某幸與耄倪共洵德澤愆郵未

滌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武城之
室第深祈頌周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造
為南浦之遨遊顧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令
君之重客廼厪謙牧游枉巽函以清文麗藻之
瑰竒猥加獎飾雖脩竹踈花之片落亦誤品題
正虞辜垢之汙人顧荷英豪之知我姑憑尺素
敬布寸忱

謝宋宰為壽

暮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
又逢初度方劬勞之是感豈耆艾之敢期恭惟
某官以武城單父之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
睠茲朽質賁以名章為詩其知道乎仰鋪陳之
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能當銘激徒深
誦言罔既

賀知縣正旦

伏以攸漢庭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
一陶和氣惟時茂宰宜介壽祺恭惟某官慈祥
出於骨髓惠愛流於政術拊揚不用曾無犴圜

之淹花柳相望各安田里之樂屬履泰交之吉
亟膺晉接之榮孰是羈孤正茲循省震風夏屋
式賴帡幪之安春酒公堂莫伸頌禱之慶

回生日賀啓

日逾來菊之三寔維初度詩詠蓼莪之什慨矣
求懷况方掩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
君子之酒且多眦以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顧惟
衰陋難稱寵嘉年五十而知非况又逾伯玉之
歲壽萬千而無害願迴頌魯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輶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蘇
氣以偕來閩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覩先聲
一播歡頌相聞恭惟某官豫章文梓之才彛樽
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故家衮繡之親傳道義
相期有窮巷布韋之莫及四紀奉常之第三州
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登雅操獨安於平進
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
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然龍身寧可以
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來董南邦之使事方將
治氣剔蠹激濁揚清威聲山嶽之搖風采雲煙

之爍冀州父老雖共後於僖惟溫氏弟昆行迭
司於鈞軸其辱知最久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
蹤自抵譴訶之域顧山林深屏豈無仰庇於萬
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恩之一物

通宋宰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
德宇載念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
器識䟽通丰神凝粹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
衰文獻相承元祐之家聲故在早登歸第茂望
芳猷寶鎮瑒圭無瑕可指黃鍾大呂隨叩輒鳴
更迂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縣百里而恢牛刃
未展宏摹一武而上烏臺定循近轍某猥漸迂
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負耒為氓之喜媿無
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鄉良深敷揚罔旣

答蔡宰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為
之眠古諸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
可乎恭惟某官詩禮得諸家庭父子自為師友
關河旣遠永嘉最號真傳乾淳以來文懿見稱
巨擘以所講串形為設施不羞薄正之卑必求

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于行乃今父母之邦
得吾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諒所究心武城
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嘗僚之故而懷私庇
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亦陶
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
後賢賁然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
履行和平溯洙泗六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
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箸植畫之英來後
對竹哦詩之逸遂令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
典刑掃地焚香雖方甘於隱逸過門問字或稍
奉於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祗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顯庾政旣嘗推先
尚之堯仁今拯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願奉
使之名官雖異而爲民之司命實同時維勝流
迭任隆寄恭惟提刑寺簿正學源於諸老英辭
妙於一時粵自布韋已深當世之慮甫登班列
即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爲已而將以及人故仕

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括來按全閩汰斥
貪殘噓嚙彫槁褰裳徑去父老惜其弗留持節
復來溪山爲之改觀然生殺懸於掌握而戚休
係其笑顰何敬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
願師曾子之言輒爲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
霖雨某戇愚何取咎譴自貽方爲泄柳之閉門
適會孺文之按部雖立園深屏豈無仰范於萬
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緹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庸竅陰陽
之定恭惟其官允矣粹清之器鷗然寬厚之風
和氣所薰歆豐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
唐銓順履復亨竚膺晉接顧惟朽質密藉洪休
屬方高泄柳之門弗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劔州黃知府

伏以仰鏞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劔水之符喜聞
新命恭惟知府監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
篤誠根於生稟繇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
非以厲民故雖蛇豕之悍驕知以鸞鳳爲美瑞
孤壘亢方張之虺猶中丞擊賊之時單騎蹈不

測之危若汾陽見虜之日衆方貽愕公獨從容
孝悌之撻甲兵昔聞其語忠信之行蠻貊今見
其人繇半刺而專城示九重之隆委倚觀褒壘
入侍凝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命千里
之駕終醕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

伏以七閩之衝舊爲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
戾止有期歡焉胥慶恭惟某官清姿玉峙令德
蘭薰詩禮淵源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尚
餘鳳閣之風流比游試於材猷已浸隆於譽處

惟時南浦實處上游民寡少豐况屬年饑之後
俗淳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臻綏靖
會即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
叨祠稟以先翰林門墻之舊夙何殊知於新令
尹政事之間或陪餘論預深欣忭未易究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
來布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第祉自臻恭惟某
官以道德人爲文章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
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震霆之起蟄即宣化承流

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願協泰交亟歸鼎
輔坐使蒸菌之穢亦蒙次律之春其適以扃門
莫繇賀厦飲屠酥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
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渝丹筆之汗一氣轉鈞盡復
青氈之舊嗟敷有自銘刻何窮伏念其猥以迂
愚蚤緣際遇演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予節分
麾茂著循良之效頃繇次對徃牧長沙當嗣聖
之作興先群賢而收召入奉燕門之對曲借天

顏願殫鯁諤之忠少禪時政徒效草茅之言事
媿非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已踈矣罪如韓
愈盍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夷吾僅奪駢邑之三
百歸尋荒徑甘老故山身雖困於蒺藜心常傾
於葵藿俄墜濕鴉之字下臨羅雀之庭謂東朝
講稱壽之儀方深霈澤念北壠有殺閼之跡亦
與原情既還奎閣之班更賦珍臺之秩顧茲冒
寵疇實主盟茲蓋

後闕

通福建招補陳提刑

伏以投閒居里既幸為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

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千石條教之新有志
可行爲民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
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則希文
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智略
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文六
二之直方兼大有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
猖之日易若草管而安遺民於震擾之餘措之
在席迭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顧九重方
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歛惠子房決勝千里
行據惟惺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即賡江漢之雅

某久茲專寮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還踏磨驢之
迹舊封不改恍疑遼鶴之歸昔慚已試之無庸
今獲重臨而有醜孺文之在冀部敢自託於故
人次公之守穎川當勉師於循吏勤拳之悃敷
叙奚殫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際之光懷綬起家更受
漢條之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系傳
嚴瀨之芳氣稟淮山之勁擣辭甚蔚有元英處
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操頃者

擢司於麟卽人皆擬上於烏臺庶幾嗣前哲之
直聲且將爲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罹於倣擾
而天朝深軫於顧憂越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閩
之節威聲摧獄見登車攬轡之初汙吏望風至
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經畧
之事宜燭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鏡別衡平
行聽綸音卽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聯鴈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菟符更鄰兄弟
之國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松勁玉剛

淵溥山峙源流甚遠夙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
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
之科繇漢奉常二周太府倘少留於鵷序已徑
上於雞翹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故難進
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夙稱道院民醇
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承平之觀
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來
頌收奠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爲公
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頻水有師夙稱名士
所遭幸矣何嘉如之某曩自乘輅來叨分竹僅
守孔門節愛之訓曾微漢吏牧養之材二千石
之分憂昔已慚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
於恩光當民生憔悴之餘與郡計殫殘之後刃
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斷斷以亡他若何經
理倘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
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有講畫以
助設施社稷人民正欲觀於爲學文章政事勿
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劔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劔水適
逢二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
膠漆之好羅羞水館極旣醉旣飽之歡諭意伶
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顧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旌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
西清近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
之瞻麾幟精明鼓角歡亮恭惟某官清明莊栗
博大魁閣接河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考會稽

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夫而爲真御史
晁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
之略恩被璽書之一札澤流寶婺之萬年孔門
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名日知人
亦旣兼擅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非他鎮比
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痾瘵觀臨遣光
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綏章式重
韓侯之錫精金古器庸賁奇章之賢倚頌一日
之寬條立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
晏寧黃頭輯權之師久稽整飭狐兔雖空於狡
穴鯨鯢時掉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
之備澄清一道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
賴惟慳中之畫其頽然暮景來此舊邦屬政苛
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自媿未能實告于府情信于州方將有待仰
帥牙之俶建與兒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
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猗
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爲宰相用尊傳

道之功政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
肅穆八表靖夷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
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
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眡昔匹休恭惟某官
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
半千遇合之期六鼇負圓嶠之山屹驚濤而不
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
宙之材參謀睿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弗露
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蟄之餘有入地
重開之象坐黼宸而親聽斷如古括王用金甌
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
之麻信宿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曆
之頌詩剔蠹濯汙快哉元祐之條貴和氣回而
天為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水閭閻知蘇醒之
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
所優為行政若管晏之卑子孟子豈其或比盡抒
碩畫不尉嚴瞻某濫竊州符久陶化冶方登崇
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訴公道之伸敢矜私
已之邁雖莫陪東閣奇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敬
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

道之功政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
肅穆八表靖夷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
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
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眡昔匹休恭惟某官
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
半千遇合之期六鼇負圓嶠之山屹驚濤而不
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
宙之材參謀謩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弗露
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蟄之餘有入地
重開之象坐黼房聽斷如古括王用金甌

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
之麻信宿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曆
之頌詩剔蠹濯汙快哉元祐之條賁和氣回而
天為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水閭閻知蘇醒之
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
所優為行政若管晏之卑子孟子豈其或比盡抒
碩畫不尉嚴贍其濫竊州符久陶化冶方登崇
於百揆首超擢於十德但訴公道之伸敢矜私
已之遇雖莫陪東閣奇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敬
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

殫

除福帥謝丞相

公道天開造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太俾承之於
元戎責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弘
穎小材兩朝三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
之駁歷洵試劇頌杖毫未報於上恩霜髮已催
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其郡計殫於囊括席
卷之餘若為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
費拊循頃蒙祠牒之歲須粗給宗藩之月稟遂
力蠲於苛歛期少裕於罷氓雖生意之浸還曾

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霆奮
地之鳴群枉杜衆正開內旣新於黜陟長官平
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迺於斯時有此殊澤青
衫幕府猶憶舊遊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部
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苟安和寧
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為游釜之魚雖辛勝
之所傷多矣非疾疾已瘳之可賀而根元尚憊
之宜憂身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職
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
家以公忠安社稷力裨一聖英明之斷盡洗年

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章相
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
之澤而其以鄉閭爲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
苟行詎有禁聞淮陽之間遺風可仰願惟潁川
渤海之師皎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揚知軍啓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閥知爲
忠義之門悠然長懷肅若興敬慨念炎運中微
之際歛有裔夷南牧之師奉賊稱臣者有之殺
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烈曠若忠襄正女不嫁

二夫若王蠋全齊之節狂賊當磔萬段有段公
擊泚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鼎之重
曩備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
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共惟某官學本傳家
政先澤物祥雲甘雨鵠然氣象之可親烈日秋
霜凜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
安得此孫辱顧郵亭獲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
何待於柳州甄逢得書期望但同於韓子

伐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汎蓮制幙迺依衮繡

之鄉漸收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
疏且戇命薄而窮半生甘蠖屈之微一第際龍
飛之盛念聖門之仕期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
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驅猛獸迨官嚴
邑罔辭欽怨以抑姦民然而患生於計慮之疎
禍產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雖以惠窮氓而
有力者則尤其非便郡政之裨志於報公上而
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顛踣之由來孰匪恣
寔之自取不戮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
務崇寬大之論雖朱繡皂蓋麻鞋谷假守之行而

丹立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媮安於寓里遽放
命於公朝石處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杜少陵
詩高千古老作參謀顧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
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平心而運造化後闕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
之班不自意於退閑尚徼榮於採錄恩惟天造
感極涕零某恭紹熙太學之諸生溷慶元奉常
之一第自徒勞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絃
歌丁時凋瘵以官民之交病將革弊端若穀祿

之不平孰為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之後復
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謗
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滄兮江海之
蹙除目雖頻駭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句於
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掛冠於神武歸迹空谷細
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款乃和
漁翁之唱爰多聽桑婦之歌得與幸民共陶聖
化俄墜濕鴉之字下流羅雀之庭謂二九年前
首效均賦度田之後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褒增
秩之恩遂令還之餘亦拜銜祖之寵立山施

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佐大有
為之治杜羣枉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恆長治
建久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大
則自能有容必欲起斥逐以風四方詎肯守拘
攣而廢一士其宦情已薄爵齒未盈托鏡頻看
敢仍有功名之志踞鞍自請幸度幾躩鑠之翁
或可以使過而使愚亦粗能效忠而效死收棄
揄於短景儻容吹晚節之薌出芝菌於枯株重
有賴大鈞之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